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集說卷八十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禮記集説卷八十

宋 衛湜 撰

山節藻棁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

鄭氏曰山節刻欂盧為山也藻棁畫侏儒柱為藻文也復廟重屋也重檐重承壁材也刮刮摩也鄉牖屬謂夾戶窻也每室八窻為四達反坫反爵之坫也出尊當尊南也唯兩君為好既獻反爵於其上禮君尊

于兩楹之間崇高也康讀為亢龍之亢又為高坫亢所受圭奠于上焉屏謂之樹今桴罳也刻之為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為之矣

孔氏曰此一經論魯大廟之飾鄭註欂盧今之斗拱也侏儒柱梁上短柱也重檐者就外檐下壁復安板檐以避風雨之灑壁故鄭云重承壁材也刮楹者楹柱也以密石摩柱達鄉者謂牖户通達詩云塞向墐户故知鄉謂窻牖也反坫者兩君反爵之坫也築土

為之在兩楹間近南人君飲酒既獻反爵於坫上故謂之反坫出尊者尊在兩楹間坫在尊南故云出尊崇坫康圭者亢舉也為高坫受賓之圭舉於其上也疏屏者疏刻也屏謂之樹天子外屏人臣至屏俯伏思念其事罦罳小樓也城隅闕上皆有之然則屏上亦為屋以覆屏牆故鄭云罦罳也此皆天子廟飾反坫亦在廟故合言廟飾也

馬氏曰天子之廟飾不止於此此舉其略爾天子用

其詳而魯用其畧也

嚴陵方氏曰刻節為山取其有鎮而已飾梲以藻取其有文而已復廟復猶傳所謂複道之複坫奠圭與爵之器也反坫者爵坫也崇坫者圭坫也凡器仰之為正覆之為反反坫所以覆爵也故爵坫謂之反崇坫所以薦圭也故圭坫謂之崇反坫亦可以崇爵矣獨於圭曰崇者措圭之時無反覆之異故也出尊者爵坫在尊之外也凡物在內為入在外為出故在尊

外則曰出康圭者圭以坫而康也凡物措之則康故以措圭曰康圭此皆天子之禮故臧文仲山節藻梲管仲反坫塞門君子以為僭焉

長樂陳氏曰廟所以事死復有歸根而靜之義剖其楹則有潔意而潔也者齊戒以事鬼神之義也達其鄉則有明意而明者神而明之之意也於屏言疏疏者通之也屏所以蔽而通之者以神無方而無乎不在故通之也

金華應氏曰復廟重檐深嚴邃密於内以為神人祭祀居處之所即詩之所謂寢廟奕奕是也前殿曰廟後殿曰寢總而名之則皆曰廟盖内雖宗廟外具朝廷之體故天子受覲於此納聘於此諸侯聽朔於此聘享於此焉楶峙而仰承欲其安静故刻以山鎮之象而亦有草木蒙茸之狀棁細而俯踞欲其榮爛故繪以藻荇之文而亦有水勢流動之狀非嚴密静深則不足以安神靈故復廟以邃其藏而重檐則又以

避風雨也非絇麗赫奕則不足以昭物采故刮楹以
華其飾而達鄉又所以通日月也稠複重固幽而神
之也開通洞達顯而明之也
山陰陸氏曰天子之桷斵之礱之加密石焉刮楹其
一隅也大廟旅楹徘徊皆有柱達鄉若今備柱使前
達也反坫反爵之坫崇坫崇矣康圭使圭安焉出尊
使尊見焉尊爵之所從也康讀如字坫崇則嫌或不
安故謂之康疏為疏於其上

慶源輔氏曰反坫出尊言其所在崇坫康圭言其所用互備也

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

鄭氏曰鸞有鸞和也鉤有曲輿者也大路木路也乘路玉路也漢祭天乘殷之輅今謂之桑根車春秋傳曰大路素鸞或為欒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魯有四代車其制各别路即車也

鉤曲也輿則車牀曲輿謂曲前闌也虞質未有鉤矣

桑柦二年左氏云大路越席越席是祀天之席則大路亦祭天之車祭天尚質故鄭云素也

長樂陳氏曰鸞在衡和在式鸞鳴則和應唱和於自然故虞氏之車以之鉤者曲也致曲以趨時者人之道故禹之車以之大路繁纓一就周官謂之木路木則質而其制略殷之道略於周故車以之乘路繁纓之就十有二周官謂之玉路玉為陽之精而其制文

文之盛莫過於周故車以之
嚴陵方氏曰鸞車車之有鈴者必曰鸞取其聲之美也若鸞刀謂之鸞亦以是而已鉤車取其形之曲鉤籩謂之鉤亦以是而已車之有鸞自虞氏始也車之有鉤自夏后氏始也以其尚素而於道為大故曰大路若大圭謂之大亦以是而已以其最貴而尊者所乘故曰乘路若乘馬謂之乘亦以是而已周尚文故其路名之以乘而飾以玉然於鸞於鉤曰車於大於

乗曰路何也曰車則上下之所通曰路則尊者之所獨以其上下之所通故或以鸞車為遣車焉冢人言鸞車象人是已或以鉤車為兵車焉司馬法言鉤車先正是已以其尊者之所獨故大路乗路殷周乗之以祀而已郊特牲言乗素車貴其質是殷以大路祀明矣巾車言玉路錫樊纓以祀是周以乗路祀明矣夫路以大言之也人君大物者故所居則曰路寢所乗則曰路車也

山陰陸氏曰詩曰鸞聲鏘鏘又曰鉤膺鏤鍚則車皆有鸞馬皆有鉤鸞車言和鉤車言正大路言道乘路言德

慶源輔氏曰虞夏言車殷周言路各據時代所稱言之意者殷周始稱車為路耳自魯言之故下皆曰路也

新安王氏曰路即車也舜時始有鸞和故其路謂之鸞車夏始鉤車大路木路也殷人以此為重故謂之

殷路周天子乘玉路封同姓則有金路封異姓則有象路魯之乘路蓋金路也玉路非魯所敢僭故郊禮反用殷之大路鄭以乘路為玉路非也

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

鄭氏曰四者旌旗之屬也綏當為緌讀如冠蕤之蕤有虞氏當言緌夏后氏當言旂此蓋錯誤也緌謂注旄牛尾於杠首所謂大麾書云武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周禮王建大旂以賓建大赤以朝建大白

以即戎建大麾以田也

孔氏曰此一經論魯有四代旌旗有虞氏之緌但注旌竿首未有旒縿夏后氏之旂漸文既注旄竿首又有旒縿大白謂白色旗大赤謂赤色旗大白大赤各隨代之色無所畫也鄭引周禮巾車職文必知緌為大麾者彼大麾上有大白大赤此經夏后氏之綏下有大白大赤故知綏當大麾也

金華應氏曰子華子曰舜建大常則車服之等辨於

下旂常之數備於上至舜而已詳世本云奚仲為車正建旟旐辨等級則車旗之制至夏而寖詳然舜車惟有鸞和而已夏則鉤之而曲商復反之於質至周飾之以玉而益文矣舜惟建旂常耳至夏則復綏之以羽旄綏者旒之係於繩而華者也商復以素為飾周赫之以大赤而又加明矣

長樂陳氏曰旂之制始於舜而已此有虞氏所以謂之旂也至於夏則致飾矣故曰綏白西方之色西主

殺而屬乎義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自湯始故殷之旂以之赤南方之色南者離之位文明之象也故周之旂以之

嚴陵方氏曰旂飾以龍以象春綏飾以黑以象冬大白以象秋大赤以象夏綏即巾車所謂大麾是矣大麾色黑而質且旂即所謂交龍為旂者是也大白即雜帛之物也大赤即通帛之旜也唯麾不在九旗之數故特以綏名之

山陰陸氏曰車旂言四代馬言三代尊言四代其爵其彝其勺言三代簋俎言四代豆言三代祭言四代其旌其酒言三代皷言四代學言四代官言四代重者舉四亦言之法若樂言伊耆氏之土鼓女媧之笙簧與四代之樂矣其鼓其簨虡舉三代可也

夏后氏駱馬黑鬛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黄馬蕃鬛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騂剛

鄭氏曰順正色也白馬黑鬛曰駱殷黑首為純白凶

也騂剛赤色

孔氏曰此一經明魯有三代之馬及牲色不同夏尚黑故用黑䮍駱白黑相間也殷尚白頭黑而䮍白從所尚也然類三代俱以䮍為所尚也蕃赤也周尚赤用黄近赤也剛牡也騂言剛則白亦剛白言牡黑亦牡也故殷告天云敢用玄牡從天色也

嚴陵方氏曰馬以毛物為主而䮍又毛之長者故三代之馬皆以䮍言之剛公羊氏作犅盖牛也牡言其

質也剛言其性也言二代如此則夏后氏尚黑其亦用牡可知故書言湯用玄牡而釋者以爲未變夏祀也郊特牲言牲孕弗食祭帝弗用周景王時雄雞自斷其尾憚其犧雞且用牡而况牛乎蓋陽貴陰賤不得不然也

山陰陸氏曰據此魯雖兼用四代服器等物皆有所殺也駱馬黑鬣即視乗驪白馬黑首即視乗翰黃馬蕃鬣即視乗騵然則駱馬黑鬣夏后氏猶以爲黑白

馬黑首殷人猶以為白黃馬蕃鬛周人猶以為赤蓋君子不以下妨上小妨大如此白牡言牡而已周然後稱剛殷白牡周騂剛不言尚尚不疑也

慶源輔氏曰殷周獨於此稱人者以言馬故也周言剛夏殷亦剛也殷言牡則夏亦牡也夏言尚則殷周亦尚也

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

鄭氏曰泰用瓦著著地無足

孔氏曰此一經明魯用四代尊或用三代或用四代隨其禮存者而用之耳考工記云有虞氏尚陶故知泰用瓦罍猶雲雷也畫為山雲之形也著無足而底著地故謂為著然殷尊無足則泰罍犧並有足也犧象畫沙羽及象骨飾尊也然殷名著周名犧象而禮器云君西酌犧象亦是周禮也

嚴陵方氏曰泰司尊彝謂大古之瓦尊葢彼名其質

此名其義故也山罍即山尊也禮器亦謂之罍尊非謂諸臣所酢之罍也以山罍為尊因謂之罍尊亦猶以壺為尊因謂之壺尊也著讀如附著之著下無所承著地而已殷質故其尊從簡如此飾以犧則曰犧尊飾以象則曰象尊無飾為質有飾為文周尚文故其尊有飾如此

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

鄭氏曰斝畫禾稼也詩曰洗爵奠斝

孔氏曰此一經明魯有三代爵並以爵為形故并標名於其上琖以玉飾之殷亦爵形而畫為禾稼斝稼也周爵或以玉為之或飾之以玉

長樂陳氏曰考之爾雅鍾之小者謂之棧晉元興中剡縣民井中得鍾長三寸口徑四寸銘曰棧則棧卑而淺矣夏爵命之以琖蓋其制若棧然也祭統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柄其尾也有足而尾命之以爵蓋其制若雀然也琖象棧爵象雀而斝有耳焉

則三者之制可知矣明堂位言玉琖周禮言玉爵春秋傳言瓘斝則三者之飾可知矣詩曰洗爵奠斝周禮鬱人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琖斝先王之器也唯魯與二王之後得用焉諸侯用之則僭矣故記曰琖斝及尸君非禮也禮書

嚴陵方氏曰斝殷尊名也而爵亦名之者以爵有從尊之義故因以名焉殷質故也若行葦所謂奠斝者爵也司尊彝所謂斝彝者尊也爵則為爵之形以承

之周尚文故也夏殷未承以爵而亦通謂之爵者自
周始然爾若所謂一升曰爵夏則一升曰琖殷則一
升曰斝也不然則由周以前止有爵之名由周以後
又有爵之形也
山陰陸氏曰琖以齊言斝以斝言爵以酒言知然者
盎齊亦或謂之醆酒斝尊一名斝彝知之也
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斝周以黄目其勺夏后氏以
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

鄭氏曰夷讀為彝周禮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龍龍頭也疏通刻其頭蒲合蒲如鳧頭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魯有三代灌尊及所用之勺彝法也與餘尊為法故稱彝雞彝者或刻木為雞形而畫雞於彝斝畫為禾稼黃目以黃金為目鄭引周禮以下司尊彝之文雞彝盛明水鳥彝盛鬱鬯斝彝黃彝義亦然龍勺勺為龍頭疏謂刻鏤通刻勺頭蒲謂刻

勺為鬼頭其口微開如蒲草本合其末微開也

長樂陳氏曰尊之為言尊也彝之為言常也尊用以

獻上及於天地彝用以裸施於宗廟而已故尊於祭

器獨名尊彝於常器均名彝籍談曰有勲而不廢撫

之以彝器臧武仲曰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則

彝之為常可知矣尊亦謂之彝彝亦謂之尊故黄目

彝也記曰鬱氣之上尊雞斝皆彝也明堂位曰灌尊

然彝之為器不特飾以雞鳥黄目虎蜼之象而已凡

邦國之約劑書於此司約大約劑書於宗彝是也凡臣之有功銘於此祭統勤大命施於烝彝鼎是也蓋臣之有功祭於大烝故勤大命者施於烝彝鼎則三者之彝不預也　又曰雞者司晨之始則陰盛而陽微祼所以求諸陰故夏后氏以之若夫司尊彝以春言之者春則所謂時之首焉者也龍句龍陽中之陰也淵潛而為仁以澤萬物故夏以之殷以疏者亦前疏屏之意蒲之為物柔而順有懷柔百神之意

嚴陵方氏曰灌尊所以實祼鬯之尊也夷以對險夷者道之常險者道之變故孟子引烝民之詩彝爲夷者以此勺用以酌酒者疏與疏布之疏同而與疏屏之疏異蓋疏而通之無他飾焉

山陰陸氏曰六彝雞東方也鳥南方也虎西方也蜼北方也黃彝斝彝中央也鄭氏謂斝畫禾稼龍勺爲龍頭蒲勺爲鳧頭疏勺爲雉頭經曰雉曰疏趾龍勺以能施爲義疏勺以能不淫爲義蒲勺以能不溺爲

義

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

鄭氏曰蕢當為凷籥如笛三孔伊耆氏古天子有天下之號也今有姓伊耆氏者拊搏以葦為之充之以糠形如小鼓揩擊謂柷敔皆所以節樂者也四代虞夏殷周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魯用古代之樂及四代樂器土鼓

謂築土為鼓蕢桴以土塊為桴葦籥謂截葦為籥說者以伊耆氏為神農

嚴陵方氏曰古者以土為鼓未有鞾革之聲故也蕢桴者以甴為桴未有斲木之利故也葦籥者以葦為籥未有截竹之精故也拊搏指擊言所以作器也或言其器或言作樂互相備也與益稷言戞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同義玉磬琴瑟又皆堂上之樂故特舉其名器言之琴言中而不言小瑟言小而不言中亦

互相備也

山陰陸氏曰伊耆氏之樂如是而已故曰伊耆氏之樂也據四代之樂器也樂舉遠古器舉近世樂性情也與生俱生者也器形而已據垂之和鍾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中琴言琴小瑟言瑟略之也書言戞擊鳴球搏拊琴瑟記言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者蓋搏拊治亂以相是也治亂在下堯舜之事治亂在上殷周

之事球璞也磬器也琴瑟器也大小形也堯舜言璞殷周言器堯舜言器殷周言形又書言搏拊言戞擊記言拊搏言指擊搏取聲深拊取聲淺戞取聲深揩取聲淺亦堯舜殷周之辨也且言玉磬等物總舉四代與他物異則以樂統同禮辨異故也

長樂陳氏曰中央為土以土為鼓則中聲具焉以蕢為桴則中聲發焉以葦為籥則中聲通焉籥之為器如笛而三孔通中聲故也古之作樂自伊耆氏始而

蜡祭之禮亦始於此故周官有伊耆氏之職而以下士為之則伊耆氏非古有天下者之號也特古之本始禮樂者而已樂記曰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荀卿曰金石絲竹所以道樂也蓋先王本道以制器因器以導樂凡為樂器數度齊量雖本於鍾律要皆文以五聲播以八音然則四代之樂器雖損益不同其能外乎八物哉虞書述舜樂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是樂器成於有虞氏備於三代也琴瑟之器士君子

常御焉所以導心者也故用大琴必以大瑟配之用中琴必以小瑟配之然後大者不陵細者不抑聲應相保而為和矣自拊搏至琴瑟皆堂上樂也自土鼓至葦籥皆堂下樂也魯之用樂推而上之極於伊耆氏推而下之及於四代則文質具矣施之周公之廟固足以報功施之魯國亦難乎免於僭矣樂書

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

鄭氏曰此二廟象周有文王武王之廟也世室者不

毀之名也魯公伯禽也武公伯禽之玄孫也名敖孔氏曰此一經明魯有二廟不毀象周之文武二祧也魯公伯禽有文德世世不毀其室故云文世室武公有武德其廟不毀故云武世室案成六年立武宫公羊左氏並譏之不宜立也又武公之廟立在武公卒後其廟不毀在成公之時此記所云美成王襃崇魯國而已作記之人因成王襃魯遂盛美魯家之事因武公其廟不毀遂連文美之非實辭也

慶源輔氏曰由是觀之則成王之所以賜伯禽者未必如是之備如此篇所載亦有魯君因仍而僭用之者矣

新安王氏曰此言尤不可信周公為魯太祖而開國實係魯公其廟不毀固有此理然可援文王為比也若夫武公乃伯禽玄孫春秋之初毀廟復立季氏為之也且季氏立已毀之廟者有二煬公之廟毀而復立煬公以弟繼兄者也武公之廟毀而復立武公舍

長立少者也二者皆季氏有不臣之心春秋書立武宮立煬宮以罪季氏鄭不考其故乃曰世室者不毀之廟夫昭穆遞遷則毀武公之廟禮也世室既遠毀而復立非禮也而比之於武之世室亦甚乖春秋之旨矣

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

鄭氏曰庠序亦學也庠之言詳也於以考禮詳事也

魯謂之米廩虞帝上孝令藏粢盛之委焉序次序王事也瞽宗樂師瞽矇之所宗也古者有道德者使敎焉死則以為樂祖於此祭之頖之言班也於以班政敎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魯得立四代之學魯之米廩是有虞氏之庠魯以虞庠為廩以藏粢盛鄭註古者至樂祖大司樂文於此祭之者謂於此瞽宗祭之大司樂云祭於瞽宗是也

橫渠張氏曰四代學名多不同要之皆是學可解則解之不可解何必强為養老尊賢之地也瞽宗云善聽教歌於此則瞽蓋太師之官也後世樂正雖未必瞽其學則不害亦謂之瞽宗也

嚴陵方氏曰米廩者藏養人之物而庠以善養人期於充實也序也者射也射有偶然而以序進焉必曰序則主以禮教故也瞽宗者瞽人之所宗而樂祖在焉必曰瞽宗則主以樂教故也頖宮者天子曰辟廱

諸侯曰頖宫辟言辟以禮廱言廱以樂頖宫雖半辟廱之制亦兼禮樂以教之故也有虞氏以善養人而未及乎禮夏后氏及乎禮而未及乎樂殷人及乎樂而禮樂未能兼備兼備之者在乎周而已此周所以為文之盛歟然孟子言殷為序而此以夏為序言周為庠而此以虞為庠者盖以其養人於此則皆可謂之庠以其習射於此則皆可謂之序其實一也

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越棘大弓天子之

戎器也

鄭氏曰崇貫封父皆國名文王伐崇古者伐國遷其重器以分同姓大璜夏后氏之璜春秋傳曰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璜越國名也棘戟也春秋傳曰子都拔棘

孔氏曰定四年左傳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封父與夏后氏相對故知國名子都拔棘隱十一年左傳文證棘為戟

嚴陵方氏曰凡此即周官天府所藏大寶鎮寶之類是也

王氏曰大寶鎮寶皆寶器也非以道勝淫不能伐而俘之非以德服天下不能受其獻也故為之先者以能得其傳為榮為之後者以能守其傳為善是皆天子之事左氏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繁弱則大弓也則魯得有天子之器固明矣凡五兵之用遠

則弓矢者射之近則矛者句之句之矣然後殳者擊之戟者刺之弓為五兵之始戟為五兵之終此言棘與弓則五兵之用略具故戎器必以是為言焉

山陰陸氏曰以周賜我為夸故曰天子之器也其言天子之禮之祭之政之廟飾之戎器以其為夸一也大璜封父龜傳所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是也蓋此龜即繁弱豈以善中名之歟大弓武王之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公羊曰璋判曰弓繡質龜青純

慶源輔氏曰諸侯之國皆有分器不獨魯有之而曰
天子之器也夸辭也
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垂之和鍾叔之離磬女
媧之笙簧
鄭氏曰足謂四足也楹謂之柱貫中上出也縣縣之
簨虡也殷頌曰寘我鞉鼓周頌曰應朄縣鼓垂堯之
共工也女媧三皇承宓犧者叔未聞也和離謂次序
其聲縣也笙簧笙中之簧也

孔氏曰鄭引殷頌那之篇證殷楹鼓引周頌有瞽之篇證周縣鼓垂之所作調和之鍾叔之所作編離之磬女媧所作笙中之簧三者先代之樂魯皆有之案舜典垂作共工鄭不見古文故曰堯時帝王世紀云女媧氏風姓承包犧制度始作笙簧鄭註和離謂次序其聲縣聲解和也縣解離也言縣磬之時其聲希疏相離

嚴陵方氏曰楹以貫中縣則在上獨足為在下故特

謂之鼓足焉與司服言弁則曰弁服屨人言屨則曰服屨同義郊特牲曰以鍾次之以和居參之也故謂之和鍾樂記曰石聲磬磬以立辨辨者離之音也故謂之離磬

山陰陸氏曰不言足鼓而曰鼓足言足固宜在下也和鍾編鍾也離磬特磬也

長樂陳氏曰足不若楹之高楹不若虡之垂亦其後世之加隆耳　又樂書曰正北之坎為革則鼓為冬

至之音而冒之以啓蟄之日其聲象雷其形象天其於樂象君故鼓柷鼓敔鼓瑟鼓琴鼓鍾鼓簧鼓缶皆謂之鼓以聲非鼓不和故也學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此其意歟蓋鼓制自伊耆氏始夏后氏加四足謂之足鼓商人貫之以柱謂之楹鼓周人縣而擊之謂之縣鼓春秋之時楚伯棼射王鼓跗豈夏后氏遺制歟周官大僕建路鼓大寢之門外儀禮大射建鼓在阼階西南鼓則其所建楹也是楹鼓為

一楹而四稜焉貫鼓於其端猶四植之桓圭也莊子曰負建鼓建鼓可負則以楹貫而置可知商頌曰置我鼗鼓是也周官鼓人晉鼓鼓金奏鎛師掌金奏之鼓所謂縣鼓也禮曰縣鼓在西應鼓在東詩曰朄田縣鼓則縣鼓周人新造之器始作而合乎祖者也以應鼓為和終之樂則縣鼓其唱始之樂歟鍾之為樂過則聲淫中則聲和垂之和鍾和聲之鍾非淫聲之鍾也磬之為樂編之則雜離之則特叔之離磬特縣

之磬非編縣之磬也和鍾始於垂或謂之鼓延景為之或謂嚳援為之離磬始於叔或謂古毋句氏為之或謂伶倫為之豈皆有所傳聞然邪古者造笙以匏為母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宫管在中道達陰陽之沖氣象物之植而生故有長短焉太蔟之音也葢其制法鳳凰以象其鳴大者十九簧而以巢名之以其衆管在匏有鳳巢之象也小者十三簧而以和名之以其大者唱則小者和也大射禮三笙一和而成聲是

已詩曰吹笙鼓簧則笙簧笙中之簧也笙簧始於女

媧氏而世本謂隋為之豈隋因而循之者歟詩曰並

坐鼓簧又曰左執簧傳曰鼓振虡之簧則簧又非笙

中之簧也簧之為物非特施於笙又施於竽笙簧十

三或十九水火合數也竽簧三十六水數也

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周之壁翣

鄭氏曰簨虡所以懸鍾磬也横曰簨飾之以鱗屬植

曰虡飾之以蠃屬羽屬簨以大版為之謂之業殷又

於龍上刻畫之為重牙以挂縣紘也周又畫繒為翣戴以璧垂五采羽於其下樹於簨之角上飾彌多也

周頌曰設業設虡崇牙樹羽

孔氏曰此一經明曾有三代樂縣之飾案考工記筍飾以鱗此經幷云虡者蓋夏時筍虡之上皆飾以鱗至周乃別故云龍簨虡殷則於簨之上刻畫木為崇牙之形以挂鍾磬也詩周頌云設業設虡業虡相對故鄭知業則簨也其實簨上更加大版刻崇牙謂之

業故詩大雅云虡業惟樅是也翣扇也言周畫繒為扇戴小壁於扇之上

嚴陵方氏曰其崇如牙夏后氏有簨虡而未有崇牙商有崇牙而未有壁翣至周然後三者兼備焉此皆漸致其文也

長樂陳氏曰樂出於虛而寓於器本於情而見於文寓於器則器異異虡見於文則文同同筍鍾虡飾以臝屬磬虡飾以羽屬器異異虡故也鍾磬之筍皆飾

以鱗屬其文若竹筍然文同同筍故也筍則横之設以崇牙則其形高以峻虡則植之設以業則其形直以舉是筍之上有崇牙崇牙之上有業業之兩端又有璧翣鄭氏謂戴璧垂羽是也盖筍虡所以懸鍾磬崇牙璧翣所以飾筍虡夏后氏飾以龍而無崇牙殷飾以崇牙而無璧翣至周則極文而三者具矣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是也樂書

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

鄭氏曰皆黍稷器制之異同未聞

孔氏曰簠是黍稷之器敦與瑚璉共簠簋連文故鄭云皆黍稷器鄭註周禮舍人云方曰簠圓曰簋此註云未聞者瑚璉之器與簠簋異同未聞爾鄭註論語云夏曰瑚殷曰璉誤也

長樂陳氏曰敦者養人之厚也璉者養人而不絶者也瑚以玉為之玉者美而有充實之意養人以為充實者瑚之用也簋以竹為之竹者和而有節意養人

所以能節者簠之用也食所以養陰自其數而觀之則以兩以四以六以八豈非陰數而愈備於前歟嚴陵方氏曰兩敦若內則所謂敦周官所謂玉敦是矣四璉六瑚即孔子謂子貢為女器者是矣釋者以為宗廟之器焉八簋即伐木所謂八簋是矣皆黍稷之器也故每用陰數之偶則與籩豆同義曰敦曰璉曰瑚曰簋則所命之名不同也或兩或四或六或八則漸增其數也

山陰陸氏曰敦亦簠也蓋設以對故謂之敦兩謂之對則四謂之璉可知瑚言蓋蓋之而不可知也簠言底軌所同也同而後受之字或作匭以此兩敦黍稷四璉黍稷稻粱六瑚黍稷稻粱麥苽苽一名彫胡蓋以其器名之八簋黍稷稻粱白黍黄粱稰穛

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

鄭氏曰梡斷木為四足而已嶡之言蹷也謂中足為

橫距之象周禮謂之距椇之言枳椇也謂曲橈之也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魯頌曰籩豆大房椇無異物之飾也獻疏刻之

孔氏曰虞氏質未有餘飾故鄭知梡有四足而已嶡謂足橫辟不正鄭註嶡之言蹷謂嶡足間有橫似有橫蹷之象也周則謂此俎之橫者為距椇枳之樹其枝多曲橈殷俎似之周俎頭各有兩足足下各别為跗足間橫者似堂之壁橫下二跗似堂之東西頭各

有房但古制難識不可悉知獻音娑娑是希疏之義
故為疏刻之
嚴陵方氏曰梡者斷木為足無餘飾也苟完而已嶡
者於足間加横木焉植為立横為嶡故也椇者既有
横木又為曲橈之形則於是為具故也此皆漸致其
備也楬豆未有他飾以木為柄若蜡氏之楬而已玉
豆則於楬之上又飾之以玉也獻若周官所謂再獻
之獻再獻對朝踐言之則朝踐為初獻矣醢人所謂

朝踐之豆者初獻也所謂饋食之豆者再獻也此言獻豆則主祭祀之豆耳以祭祀之豆為疏刻之形則燕享之豆不疏刻矣司尊彝所謂獻尊義亦類此是皆漸增其飾也

山陰陸氏曰椇所謂全烝是也爾雅曰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瓦豆謂之登豆言首竹言籩滕瓦言足祭統曰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鐙固足也

長樂陳氏曰殷之橫距與夏同而曲其足與三代異

周之下跗與三代異而直其足與虞夏同詩言大房
傳言房烝此房俎也少牢禮言俎距此横距也其高
下脩廣無文舊圖謂高二尺四寸廣尺四寸不可考
莊周曰加肩尻於雕俎之上唐褚遂良曰禹雕其俎
士喪禮有素俎盖雕俎始於禹而後世用之於吉凶
者文質於是異矣殷又曰椇椇之枝屈而不能伸故
殷俎其形如椇故名之房者堂之偏者也周俎之足
上下兩間其形象之故曰房俎楬豆楬者木之屬也

以木為之則無異飾褐以言其制玉以言其飾獻以言其用禮書

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

鄭氏曰韍冕服之韠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山取其仁可仰也火取其明也龍取其變化也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韎韋而已韍或作黻

孔氏曰此一經論魯有四代韍制虞氏直以韋為韍

未有異飾故服韍夏后氏畫之以山殷增以火周人
加龍以為文章易困卦九二朱紱方來利用享祀故
鄭知韍為祭服萚士冠禮士韎韐是士無飾推此即
尊者飾多此有四等天子至士亦四等故知卿大夫
加山諸侯加火天子加龍
嚴陵方氏曰有山有火而又加之以龍則其文成矣
於周特言章焉章者文之成也
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

鄭氏曰氣主盛也

長樂陳氏曰祭以右手凡祭必於脯醢之豆間特公食大夫有司徹祭於上豆之間以豆數多故也祭之尚肺周禮而已若有虞氏則祭首夏后氏則祭心殷則祭肝以時異則禮異也周之尚肺特宗廟賔客飲食之間而已若五祀則户先脾中霤先心門先肝以事異則禮異也士冠有嚌肺而鄉飲鄉射燕禮之類皆有離肺而無祭肺昏禮有離肺又有祭肺鬼神陰

陽之意也特牲饋食先祭肺後祭肝祝亦祭肺後祭肝則祭肺非不祭肝也以肺為主爾由是推之夏殷非不祭肺也以心與肝為主而已禮書

嚴陵方氏曰有虞氏祭首尚用氣故也氣雖有陰陽之異要之以陽為主爾首者氣之陽也至於三代則各祭其所勝者焉蓋夏尚黑為勝赤故祭心心於色為赤故也殷尚白為勝青故祭肝肝於色為青故也周尚赤為勝白故祭肺肺於色為白故也必各祭其

所勝者明非有所勝則不能王天下不能王天下則無以致孝於宗廟矣

山陰陸氏曰氏旁出也有虞氏稱氏言堯之旁出堯猶在也夏后氏稱氏言舜之旁出舜猶在也自此以上稱氏以此殷稱人無夏矣周稱人無殷矣此篇言殷周如此

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

鄭氏曰此皆其時之用耳言尚非

孔氏曰夏后氏尚質故用水殷人稍文故用醴周人轉文故用酒粢儀禮設尊尚玄酒是周亦尚明水也禮運云澄酒在下則周不尚酒故鄭知經言尚非也

嚴陵方氏曰明水者陰鑒取於月得之於天者也醴則漸致其味成之以人者也然猶未厚僅足以為禮而已酒則味成而可薦焉厚之至也

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

鄭氏曰周之六卿其屬各六十則周三百六十官也

此云三百者記時冬官亡矣昏義曰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蓋謂夏時也以夏周推前後之差有虞氏官宜六十夏后氏宜百二十殷宜二百四十不得如此記

孔氏曰此經明魯兼有四代之官魯是諸侯案大宰職諸侯唯有三卿五大夫故公羊傳司徒司空之下各有二小卿司馬之下一小卿是三卿五大夫也今魯雖褒崇何得備四代之官與三百六十職蓋成

王褒崇於魯使魯雖存四代官職名號非謂魯備其數也記者盛美於魯因舉四代官之本數言之鄭引昏義證夏官百二十夏倍於虞殷倍於夏殷官既多周不可倍之故但加殷百二十

嚴陵方氏曰書言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而與此不同何也書之所言者據其號記之所言者據其人蓋官有差等而分職不可以無辨職有繁簡而用才或得以相兼故官之號常多而官之人常少故

曰官不必備惟其人盖謂此也以虞氏之官其實五十則夏殷亦其實數而已夏倍虞之五十而百殷倍夏之百而二百是乃所謂夏商官倍也周三百六十此止言三百亦以其實數而已先儒遂以冬官之亡為言豈其然乎天官言太宰卿小宰中大夫則天子之官得以相兼矣書言周公為師則三公之職也又言周公位冢宰則六卿之職也豈非相兼者乎王氏謂三公之官率以六卿之有道者兼之無其人則不

置是矣蓋魯用四代之禮樂雖得通用其名不必盡用其數若禘禮有山罍而無大尊夷樂用東南而闕西北皆此意也

山陰陸氏曰有虞氏官百而言五十夏后氏官二百而言百以著積隆有漸魯乃令得兼用之非實數也與魯頌同義

慶源輔氏曰魯百里之國決不能盡備四代之官此皆夸辭也以此例上所言可知也

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壁翣

鄭氏曰綏亦旌旗之緌也夏綢其杠以練為之旒殷又刻繒為崇牙以飾其側亦飾彌多也湯以武受命恒以牙為飾也此旌旗及翣皆喪葬之飾周禮大喪葬巾車執蓋從車持旌御僕持翣旌從遣車翣夾柩路左右前後天子八翣皆戴璧垂羽諸侯六翣皆戴圭大夫四翣士二翣皆戴緌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亦用此焉爾雅說旌旗曰素錦綢杠纁白縿素升龍

於縿練旒九

孔氏曰此一經明魯有四代喪葬旌旗之飾夏既綢杠以練又以練為旒殷刻繒為崇牙之形以飾旌旗之側前經云簨虡既以崇牙為飾此旌旗又飾以崇牙故鄭云恒也周亦武取天下殷既以崇牙為飾周尚文更取他物飾之不用牙也周以物為翣翣上戴之以璧陳之以鄣柩車前文崇牙璧翣是飾簨虡此與夏后綢練連文故知喪葬之飾鄭引周禮證葬有

旌旗及翣之義天子八翣禮器文諸侯六翣以下並喪大記文

嚴陵方氏曰崇牙與樂之所設其名雖同其用則異公西赤志孔子之喪曰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正謂是矣

長樂陳氏曰喪禮旌旗之飾亦有崇牙棺牆之飾亦有璧翣與筍虡同者為欲使勿之有惡耳

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

久矣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為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

鄭氏曰王禮天子之禮也傳傳世也資取也此蓋盛周公之德耳春秋時魯三君弑又士之有誄由莊公始婦人髽而弔始於臺駘云君臣未嘗相弑政俗未嘗相變亦近誣矣

孔氏曰記者既陳四代服器官於前此結之於後美大魯國據伊耆氏之樂女媧之笙簧非唯四代據其

多者言之耳亦有但舉三代者四代服器魯家每物之中得用之不謂事事盡用也作記之時是周末唯魯獨存周禮故以為有道之國左傳襄十年云諸侯宗魯於是觀禮是天下資禮樂也

嚴陵方氏曰天下以為有道之國故詩述四篇而作頌語稱一變而至道孔子舍之而何適齊仲孫則言未可以動韓宣子則美其禮吳季札則嘆其樂王氏謂周公有人臣所不能為之功德而報之以人臣所

不得用之禮樂此明堂位之所以作歟然而居人臣之位而用天子之禮樂是法之變而已非法之常也聖人由是即其間必寓之微意雖致其隆亦每存乎殺焉是以雖承周公之祀而受魯侯之爵郊禮旗用日月之章而闕弧韣之旗禘禮灌用特祭之黃彝而闕閒祀之虎蜼獻用常祀之犧象而闕閒祀之大尊灌器言圭瓚而不言璋瓚夷樂用昧任而無離禁社言春而不言秋省言秋而不言春於朝天子之年或

闕春祭有大廟之制而無明堂以至有庫門而無臯門有雉門而無應門有木鐸而無金鐸廟止曰世室學止曰頖宮此皆隆殺之意也由是觀之聖人之制作也豈徒然哉學者不可以不察

金華應氏曰有真賜之以備物而他國不得齒者郊禘之盛禮是也有例頒之常典而他國未必不同者如礿嘗烝社之常祭是也有真畀之以寶玉而視他國為特優者崇貫之鼎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是

也比其器固遠傳乎古他如伊耆氏之樂女媧之笙簧虞夏周之尊罍則皆用其制度而已如虞夏商周之官則亦汎記其多寡之數而又未必用其制度也山陰陸氏曰以為以為如此而已是故亦緩詞也文雖少褒其詞如是與失之誣者異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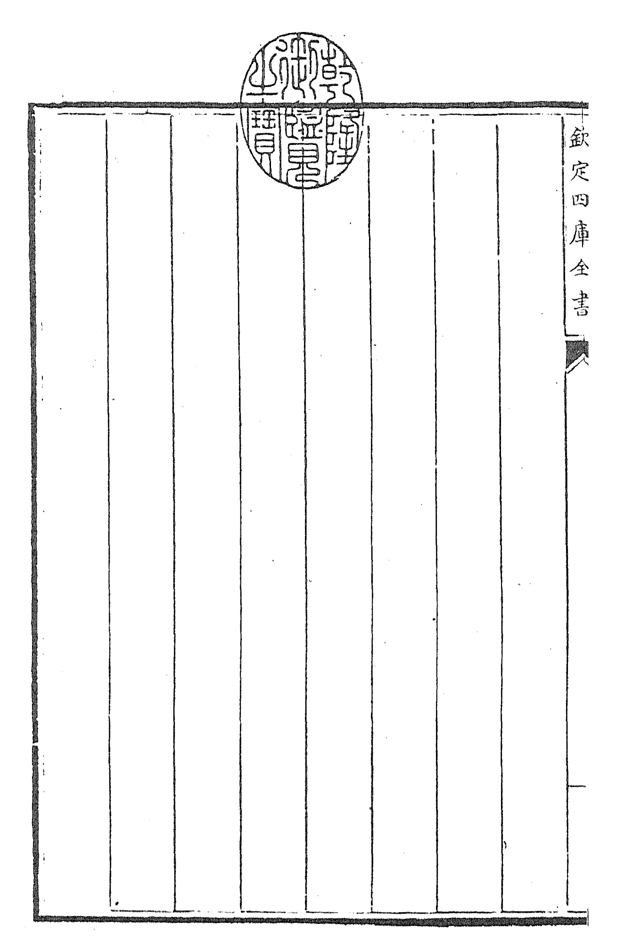
慶源輔氏曰傳謂傳說也蓋言久矣天下共傳說魯國之有禮法也云天下以為有道之國君臣未嘗相弒也雖曰隱惡不若不言之愈也

石林葉氏曰鄭氏以桓公宣公之事欲附會而不可得遂併記婦人髽士有誄之事以言禮之變謂此書為近於誣若然胡為列之記乎禮記雖出漢儒其言未必盡實然桓宣之弒不應滅裂不知至此吾嘗證呂覽以周賜周公得用天子禮樂為在平王之世魯惠公之所請以是質之則明堂位之作宜在桓公之前正當惠隱之際魯初得周公之賜故記禮者因緝而載之所以不及弒事其說尤可信不疑也非特此

而已且言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若果出於成康及周公之身安得所謂魯公武公之廟乎乃知事有在目前歷千載而弗誤者雖聖人猶然而況其他此不獨可辨明堂位之非誣尤以成呂覽之言而證成康周公之無違禮也

禮記集說卷八十

謹案第十二頁後七行若行葦所謂奠斝者爵也
刋本奠訛尊據詩經改
第十三頁前六行亦或謂之醆酒刋本醆訛棧據
義疏改
第二十二頁後七行盖此鼉即鱉弱刋本即訛一
今改
第二十五頁前四行鶇田縣鼓今本詩經鶇作應


欽定四庫全書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編修臣鄭㦤
謄録監生臣魏廷勲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集說卷八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禮記集說卷八十一

宋 衛湜 撰

喪服小記第十五

孔氏曰案鄭目録云喪服小記者以其記喪服之小義也此於别録屬喪服

嚴陵方氏曰哀之本在心及發於聲音而見於衣服者乃其末耳此篇則以服為主故以服為言且謂之小記至於大記則所主不特在服故不曰服而謂之

大記

斬衰括髮以麻為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齊衰惡笄以終喪

鄭氏曰母服輕至免可以布代麻也為母又哭而免笄所以卷髮帶所以持身也婦人質於喪所以自卷持者有除無變

孔氏曰自此至則髽一節論斬衰之喪男女括髮免髽之異斬衰者主人為父之服也括髮者為父未成

服之前所服也禮親始死子布深衣去冠而有笄縰徒跣扱上衽至將小斂去笄縰著素冠視斂斂訖投冠而括髮括髮者以麻自項以前交於額上卻繞紒如著幓頭焉為母初喪至小斂後括髮與父禮同故亦云括髮以麻也免而以布者此謂為母與父異者也亦自小斂後而括髮士喪禮云卒小斂主人髺髮袒是也至尸出堂子拜賓時猶與為父不異至拜賓後子往即堂下之位士喪禮所云男女奉尸使於堂

訖主人降自西階東即位主人拜賔即位踊襲絰于
序東復位此時則異也鄭註又哭是此時也若為父
此時猶括髮而踊襲絰帶以至大斂而成服若母喪
於此時則不復括髮乃著布免踊而襲絰帶以至成
服故云免而以布也惡笄榛木為笄也婦人質於其
自卷持者有除無變故要絰及笄不須更易至服竟
一除故云以終喪　崔氏曰凡親始死將三年者皆
去冠笄纚如故十五升白布深衣扱上衽徒跣交手

而哭婦人則去纚衣與男子同不徒跣不袵扱著白布深衣其齊衰以下男子著素冠齊衰以下婦人骨笄而纚皆吉屨無絇其服皆白布深衣至死之明日士則死日襲明日小斂若大夫死之明日襲而括髮大夫與士括髮於死者俱二日始死以後小斂之前大夫與士皆加素冠於笄纚之上始死哀甚未暇分别尊卑故大夫與士其冠皆同也至小斂投冠括髮之後大夫加素弁士加素委貌皆加環絰凡括髮之

後至大斂成服以來括髪不改但士之既殯諸侯小斂於死者皆三日説髦同也其齊衰以下男子於主人括髪之時則著免其婦人將斬衰者於男子括髪之時則以麻為髽其齊衰者於男子免時婦人則以布為髽下男子免而婦人髽是也其大功以下無髽也其服斂畢至成服以來白布深衣不改士死後二日襲帶絰其大夫以上成服與士不同其襲帶絰之屬或與士同或與士異無文以言之其斬衰男子括

髮齊衰男子免皆謂喪之大事斂殯之時若其不當
斂殯則大夫以上加素弁士加素冠皆於括髮之上
天子七日成服諸侯五日成服大夫士三日成服其
葬之時大夫及士男子散帶婦人髽與未成服時同
其服則如喪服若天子諸侯則首服素弁以葛為環
經大夫則素弁加環經士則素委貌加環經鄭謂接
神不可以純凶是也至既虞卒哭之時乃服變服首
經要帶男子皆以葛易之齊斬之婦人則易首經不

易要帶大功小功婦人則易要帶為葛雖受變麻為
葛卒哭時亦未說麻至祔乃說麻服葛其斬衰至十
三月練而除首絰練冠素纓中衣黃履縓為領袖緣
布帶繩履無約若母三年者小祥亦然斬衰二十五
月大祥朝服縞冠既祥乃服十五升布深衣領緣皆
以布縞冠素紕二十七月乃禫服玄冠衣黃裳而祭
祭畢服朝服以黑經白緯為冠所謂纖冠而練纓吉
履踰月服吉父沒為母與父同父在為母十一月而

練十三月而大祥十五月而禫其服變除與父没為
母同其不杖齊衰及大功以下服畢皆初服朝服素
冠踰月服吉也

藍田吕氏曰免以布為卷幘以約四垂短髮而露其
髻於冠禮謂之闕項冠者必先著此闕項而後加冠
故古者有罪免冠而闕項存因謂之免音免以其與
冕弁之冕其音相亂故改音問

長樂黄氏曰括髮免髽乃小斂至大斂未成服之制

又有變禮括髮免髽者奔喪是也有啓殯見棺柩變同小斂之時者既夕禮丈夫髽散帶垂是也大要不出此三節而免之用為尤廣蓋喪禮未成服以前莫重於袒括髮檀弓曰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括髮以麻免以布又曰免不冠者之所服則免之禮稍殺於袒括髮也是故小斂為父括髮而至於成服為母則即位之後不括髮而為免小斂有括髮有免及啓殯則雖斬衰亦免而無括髮以至卒哭不唯此也自斬至

緦皆有免五世無服者亦袒免童子當室免朋友在他邦亦袒免君弔雖不當免時必免是免之用爲尤廣也

嚴陵方氏曰衰凶服名也其制當心曰衰當背曰負左右曰辟其别如此而通謂之衰者以衰雖見於衣服其本在心故也

山陰陸氏曰士喪禮主人髻髮袒衆主人免於房婦人髽於室則袒括髮一人而已諸子皆免

新安朱氏曰括髮是束髮為髻鄭氏儀禮註及疏以男子括髮與免及婦人髽皆云如著幓頭然所謂幓頭即如今之掠頭編子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繞髻也

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其義為男子則免為婦人則髽

鄭氏曰别男子也

孔氏曰此明男子婦人冠笄髽免相對之節但吉時

男子首有吉冠則女首有吉笄若親始死男去冠女則去笄若成服為父男則六升布為冠女則箭篠為笄為母男則七升布為冠女則榛木為笄是男子冠而婦人笄若遭齊衰之喪首飾亦别當襲斂之節男子著免婦人著髽故云男子免而婦人髽免者鄭註士喪禮云以布廣一寸自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却繞紒也如著幓頭幓髽有二種一是斬衰麻髺二是齊衰布髺皆名露紒必知然者以喪服女子子在室為

父箭笄髽衰是斬衰之髽用麻鄭註以為露紒明齊衰髽用布亦謂之露紒髽也喪服往往寄異以明義或疑免髽亦有旨故解之以其義言於男子則免婦人則髽男去冠猶婦人去笄無服别義故云其義也長樂黄氏曰襄公四年臧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髽魯於是乎始髽註髽麻髮合結也遭喪者多故不能備凶服髽而已疏曰髽之形制禮無明文先世儒者各以意説鄭衆以為枲麻與髮相半

結之馬融以為屈布為之高四寸著於額上鄭玄以為去纚而紒案檀弓記稱南宫縚之妻孔子之兄女也縚母喪孔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鄭玄云從從謂大高扈扈謂大廣若布高四寸則有定制何當慮其從從扈扈而誨之哉如鄭玄云去纚而空露其紒則髪上本無服矣喪服女子在室為父髽衰三年空露紒髪安得與衰共文而謂之髽衰也魯人逆喪皆髽豈直露紒迎喪哉凶服以麻表髽字

從髽是髮之服也杜以鄭衆爲長故用其説言麻髮合結亦當麻髮半也於時魯師大敗遭喪者多婦人迎子迎夫不能備其凶服唯髽而已同路迎喪以髽相弔傳言魯於是始髽者自此以後遂以髽爲弔服雖有吉者亦髽以弔人檀弓曰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於臺鮐始也鄭玄云時家家有喪髽而相弔知於是始髽者始用髽相弔也

嚴陵方氏曰男子所以冒首者謂之冠婦人所以貫

髮者謂之笄此特言其吉而已及凶而變焉男子則去冠而免婦人則去笄而髽也故曰男子免而婦人髽蓋有冠則首服去冠則免故去冠以麻繞之謂之免有笄則髮立去笄則髽故去笄以麻繞之謂之髽若夫男子成服則亦有冠焉所謂厭冠是也婦人成服則亦有笄焉所謂惡笄是也然則喪之或免或髽者豈有他哉特以辨男女之義而已

山陰陸氏曰婦人笄猶男子之冠故司馬子期曰吾

有妾而愿欲笄之可乎喪服傳曰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爲舅姑惡笄有首以髽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布總蓋曰以笄則其主在笄以髽則雖有笄焉非笄之正

苴杖竹也削杖桐也

孔氏曰此一經解喪服苴杖削杖也苴者黯也至痛内結必形色外章心如斬斫故貌必蒼苴所以衰裳絰杖俱備苴色也必用竹者以其體圓性貞履四時

不改明子為父有終身之痛故斷而用之無所厭殺
也削者殺也必用桐者明外雖被削而心本同也且
桐隨時凋落此謂母喪示外被削殺服從時除終身
之心與父同也
賈氏曰父者子之天竹圓亦象天竹內外有節象子
為父亦有外內之痛此為父所以杖竹桐外無節經
時而變象家無二尊屈於父削之使方者取母象於
地此為母所以杖桐也杖所以扶病病從心起故杖

之高下以心為斷儀禮疏

祖父卒而后為祖母後者三年

鄭氏曰祖父在則其服如父在為母也

孔氏曰此一經論適孫承重之服祖父卒者謂適孫無父而為祖後祖父已卒今又遭祖母喪故云為祖母後也如父卒為母三年若祖父卒時父在已雖為祖期今父沒祖母亡時已亦為祖母三年也

嚴陵方氏曰言祖父卒而為祖母如是則祖母卒而

為祖父亦若是

為父母長子稽顙大夫弔之雖緦必稽顙婦人為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

鄭氏曰父母長子稽顙喪尊長及正體不敢不盡禮也雖緦必稽顙尊大夫不敢以輕待之也其餘則否謂婦人恩殺於父母

孔氏曰此一節論喪合稽顙之事重服先稽顙而後拜父母長子並重其餘期以下先拜後稽顙也此謂

平等來弔若大夫弔士雖是緦麻之親亦必先稽顙而後拜也婦人為夫與長子亦先稽顙而後拜其餘否者謂父母也以受重他族其恩減殺於父母

長樂陳氏曰稽顙猶稽首也禮非至尊不稽首則喪非至重不稽顙矣然有非至重而稽顙者非以其至親則以弔者之尊也故為妻稽顙以至親也大夫弔之雖緦必稽顙以弔者之尊也婦人移天於夫而傳重於長子故雖父母不稽顙所稽顙者夫與長子而已

以所受於此者重則所報於彼者殺也

男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姓

鄭氏曰謂為無主後者為主也異姓同宗之婦也婦

人外成

孔氏曰婦人外成適於他族不得自與已同宗為主

此云異姓者與夫家為異姓同庾氏曰喪有男主以

接男賓女主以接女賓若父母之喪則適子為男主

適婦為女主今或無適子適婦遣他人攝主若攝男

主必使喪家同姓之男婦主必使喪家異姓之女

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

鄭氏曰不敢以己私廢父所傳重之祭祀

孔氏曰此一經論適子承重不得為出母著服之事

出母謂母犯七出為父所遣母子至親義不可絶父

若猶在子皆為出母期若父没後適子係嗣烝嘗不

敢以私親廢先祖之祀故不復為出母服

嚴陵方氏曰為出母無服者隆於公義而殺於私恩

也

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

鄭氏曰已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玄孫九也殺謂親益疏者服之則輕

孔氏曰此一經廣明五服之輕重隨人之親疏著服之節親親以三者上父下子并已為三也為五者鄉者三加祖及孫故謂五也以五為九者已上祖下孫

則是五也又以曾祖故親高祖曾孫故親玄孫上加曾高二祖下加曾玄兩孫以四籠五故為九也上殺者據已上服父祖而減殺故服父三年服祖減殺至期以次減之應曾祖大功高祖小功而俱齊衰三月者但父祖於已是同體之親故依次減殺曾高其恩已疏故一等從齊衰三月也所以喪服註云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不可以大功小功旁親之服加至尊故皆服齊衰也下殺者謂下於子孫而

減殺子服父三年父亦宜報而父子首足不無等衰

故父服子期也若正適傳重便得遂情故喪服云不

敢降是也父服子期孫卑理不得祖報故為九月若

傳重者亦服期也為孫既大功則玄孫宜五月但曾

孫服曾祖止三月故曾祖報亦一時也曾祖是正尊

自加齊衰服曾孫卑故正服緦麻曾孫既緦麻三月

玄孫理不容異故服同三月旁殺者世叔之屬是也

父是至尊故以三年若據祖期斷則世叔宜九月而

世叔是父一體故加至期也從世世叔既疏加所不及據期而殺是以五月族世叔又疏一等故宜緦麻此外無服也此是發父而旁漸至輕也又祖是父一體故加至期而祖之兄弟非已一體故加亦不及據於期之繼殺便止五月族祖又疏一等故宜緦麻此外無服是發祖而旁漸殺也又曾祖據期本應五月曾祖之兄弟謂族曾祖既疏一等故宜三月也自此以外及高祖之兄弟悉無服矣又至親期斷兄弟至親

一體相為而期同堂兄弟疏於一等故九月從祖兄弟又疏一等故小功族之昆弟又殺一等故宜三月此外無服是發兄弟而旁殺也又父為子期兄弟之子但宜九月而今亦期者父與子本應報以三年特為首足故降至期兄弟之子為世叔本應九月言世叔與尊者一體而加至期世叔旁尊不得自比彼父祖之重無義相降故報兄弟子期且已與兄弟一體兄弟之子不宜隔異與已子等所以至期故檀弓云

兄弟之子猶子引而進之是也又同堂兄弟之子服從伯叔無加則從伯叔亦正報五月也族兄弟之子又疏故宜緦耳此發子而旁殺也又孫服祖期祖尊故為孫大功兄弟之孫服從祖五月故從祖報之小功也同堂兄弟之孫既疏為之緦麻其外無服矣曾祖為曾孫三月為兄弟曾孫以無尊降之故亦為三月始自父母終於族人故云親畢矣且五屬之親若同父則期同祖則大功同曾祖則小功同高祖則緦

麻高祖外無服亦是畢也

嚴陵方氏曰親親之道成於三窮於九夫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有生則有成矣人道上由父生下以生子身居其中然後人道成焉此謂成於三變而為九是所謂九族而人道盡於此矣此之謂窮於九曰上殺者遠近之殺也曰下殺者尊卑之殺也曰旁殺者親疏之殺也遠近之殺者近者隆而遠者殺故也尊卑之殺者尊者隆而卑者殺故也所

謂親疏者亦若是而已不曰隆而曰殺者親愈上則愈殺於遠親愈下則愈殺於早故也所謂旁殺者亦若是而已三殺既畢則九族之外也絕族無移服故曰而親畢矣曾者增之也高者積而上之謂也玄者久而小之謂也

馬氏曰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而不言七者以其上而曾高者皆為遠祖也下而曾玄者皆為遠孫也凡喪服之道以近為親是故上殺者有緦麻而無功

衰以其相遠也旁殺之親有大功有小功者以其相

近也近者至於親親而不尊遠者至於尊尊而不親

唯其親而不尊故九月五月之喪功衰而已唯其尊

而不親故雖齊衰之喪亦有三月者也

李氏曰周官小宗伯曰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書曰

九族旣睦辨因其近故止於三睦舉其遠故至於九

蓋六世則親族竭矣自己而上殺至於高祖則五世

自己而下殺至於玄孫則五世自己而旁殺至於三

從兄弟則五世故曰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夫服者所以序其親者也禮有經而等義有推而進權有重而輕輕而重孫為祖齊衰而祖為之緦麻兄弟之子為世叔期從兄弟之子為從世叔小功五月而從世叔亦為之五月族兄弟為族世叔緦三月而族世叔亦為之緦兄弟之孫為從祖五月而從祖亦為之小功從兄弟之孫為曾祖之兄弟三月而曾祖兄弟亦為之緦兄弟則期從兄弟則大功從祖兄弟則相

為緦此經而等也子為父三年而父為之期孫為祖期而祖為之大功曾孫玄孫為曾祖高祖齊衰三月而曾祖高祖亦為之緦此順而殺也為孫期則為兄弟之子當大功而亦期此推而進也有傳重者則父為祖三年祖為孫期此輕而重也為祖期為曾祖當大功而乃為之五月此重而輕也

長樂陳氏曰書與詩序皆言九族特周禮小宗伯儀禮士昏禮記仲尼燕居特言三族者三族父子孫也

九族高祖至玄孫也三族舉其本九族極其末舉三族則九族見矣白虎通夏侯歐陽何琦如淳之徒以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為九族其說蓋以詩之葛藟刺平王不親九族而言謂他人父謂他人母頍弁刺幽王不親九族而言豈伊異人兄弟甥舅角弓亦刺不親九族而言兄弟婚姻無胥遠矣則所謂九族者非特內宗而已是惡知詩人之所主者因內宗而發哉彼謂父族四者父之姓為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

子為二族已女昆弟適人者子為三族已女適人者子為四族母族三者母之父母為一族母之昆弟為二族母之女昆弟為三族妻族二者妻之父為一族妻之母為二族然於母之父母則合而為一族妻之父母則離而為二可乎爾雅於内宗皆曰族於母妻曰黨而已又禮小功之末可以嫁娶妻之黨固無妨於嫁娶昏禮不容慮其不虞也然則九族之說當從孔安國鄭康成為正此經則九族隆殺之差也

山陰陸氏曰族之以喪紀論者孔氏云上至高祖下及玄孫為九族此斥同姓而兼死言之也族之以親屬論者歐陽氏云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為九族此斥生而兼異姓言之也以此經考之則孔氏之言為是以詩頍弁角弓考之則九族異姓在焉於歐陽氏之言為當也夫以喪紀言服者推而上之極於高祖引而下之極於玄孫者何也蓋曾祖之上其祖謂之高言尊者以親屬高遠也曾孫之下其孫謂之玄言

卑者於親屬微昧也故喪紀於是盡焉以親屬言族者母族三有母之母姓父族四無父之母姓者蓋屈於父之姓故也此父在為母期之意也然則母之姓於母之父姓何以無屈曰理有等恩有殺於同姓之族嚴於異姓之族略仁義之道也母族三有母之女昆弟適人者而妻族二無妻之昆弟適人者何也蓋女子謂姊妹之夫為私以其非正親故也妻之姊妹於己則非正親其不在族中也宜矣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

鄭氏曰禘大祭也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則以祖配之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而立四廟者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也世子有廢疾不可立而庶子立其祭天立廟亦如世子之立也春秋時衛侯元有兄縶

孔氏曰此一節論王者庶子之郊天立廟與適子同之義禘謂夏正郊天自從也王者禘祭其先祖所從

出之天若周之先祖出自靈威仰以祖配者以其先
祖配祭所出之天也旣有配天始祖之廟更立高祖
以下四廟與始祖而五也天位尊重庶子為王郊天
祀五廟事事如適子嫌其不得故特明之鄭註自外
至者無主不止公羊宣三年傳文外至者天神也主
者人祖也引衛侯元有兄縶證世子廢疾不可立也
長樂陳氏曰韋玄成曰王者禘其祖所自出以其祖
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不為

立廟親盡也然則玄成以禘為祭天固不足信以立四廟為始受命而王者於理或然蓋始受命而王者不必備事七世故立四廟止於高祖而已其上親盡不祭可也庶子王亦如之者禮為人後者為父母期公子為後為其母則祭於孫否蓋為人後者雖受重於所後而不廢父母期公子為後雖受重於君母而不廢其母祭則庶子為王雖有正統之七廟其可輙廢祖考之祭乎於是自立四廟以視始受命而王者

所以著其不忘本也昔漢宣帝以從孫繼昭帝患昭穆之體一也於是立悼皇考廟以當一代之穆而王舜劉歆議以為孝宣以兄孫繼統為孝昭後考廟固不當立累世奉之是兩統二父也然宣帝以悼皇考當一代之穆固不合禮若特立廟乃庶子王之所當立者謂不當立誤矣

嚴陵方氏曰王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此言王者止曰立四廟者據月祭之親廟言之也蓋

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既言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則祭及其二祧可知矣此所以不言之也

山陰陸氏曰此言王者後世嘗更衰亂統序既絶其子孫有特起者若漢光武復有天下既復七廟則其曽祖禰當别立廟祀之故曰庶子王亦如之也若孝文繼孝惠雖非適子其承祭祀不言可知今經言此者正為庶子不祭庶子王然後祭耳

廬陵胡氏曰鄭謂世子有廢疾而庶子立如昭七年左氏云孟縶之類案經傳庶子王多矣豈世子盡有疾

清江劉氏曰庶子王亦如之註云庶子祭天立廟非也此一句當承後文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之下脫誤在前耳又曰而立四廟云天子立四廟亦非也此一句上有脫簡耳文當曰諸侯及其大祖而立四廟

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五世而遷之宗

其繼高祖者也

鄭氏曰别子者諸侯之庶子别為後世為始祖也謂之别子者公子不得禰先君繼别者别子之世長子為其族人為宗所謂百世不遷之宗也繼禰者别子庶子之長子為其昆弟為宗也謂之小宗者以其將遷也五世而遷即小宗也小宗有四或繼高祖或繼曾祖或繼禰皆至五世則遷

孔氏曰自此至宗也一節並論尊祖敬宗之義諸侯

適子之弟別於正適不得禰先君故稱別子其子孫為卿大夫立此別子為始祖故云別子為祖別子之世世長子恒繼別子與族人為百世不遷之大宗故云繼別為宗也禰謂別子之庶子所生長子繼此庶子與兄弟為小宗比大宗為小故云小宗也五世者為上從高祖下至玄孫之子比玄孫之子則合遷從不得與族人為宗故云有五世則遷之宗此五世則遷實是繼高祖者之子記文畧爾若繼高祖之身未

滿五世猶為服也鄭註小宗有四以別子之後族人衆多或繼高祖與三從兄弟為宗或繼曾祖與再從兄弟為宗或繼祖與同堂兄弟為宗或繼禰與親兄弟為宗一身凡事四宗事親兄弟之適是繼禰小宗也事同堂兄弟之適是繼祖小宗也事再從兄弟之適是繼曾祖小宗也事三從兄弟之適是繼高祖小宗也兼大宗為五繼高祖者至子五世不復與四從兄弟為宗故云皆至五世則遷各隨近相宗然則小

宗所繼非一獨云繼禰為小宗者雖四初皆繼禰為始據初為元故特云繼禰也

橫渠張氏曰宗子繼別為宗言別則非一也如別子五人五人各為大宗所謂兄弟宗之者謂別子之子繼禰者之兄弟宗其小宗子也

山陰陸氏曰有五世而遷之宗據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其繼高祖者玄孫也宗其繼高祖者玄孫之子也先儒謂記文略此讀五世而遷之宗之誤

也即云五世而遷之宗猶云五世則遷之宗

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尊祖故敬宗所以尊祖禰也

鄭氏曰宗者祖禰之正體

孔氏曰四世之時尚事高祖至五世之時謂高祖之父不為加服是祖遷於上四世之時仍宗三從族人至五世不復宗四從族人各自隨近為宗是易於下宗是先祖正體所以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

嚴陵方氏曰先儒䟽祖遷於上宗易於下特五世則遷之小宗爾若夫百世不遷之大宗則祖未嘗遷而宗未嘗易焉於祖曰遷於宗曰易者遷有升之之意故於在上者言之易有去之之意故於在下者言之

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

鄭氏曰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尊宗以為本也禰則不祭矣言不祭祖者主謂宗子庶子俱為適士得立祖

禰廟者也凡正體在乎上者謂下正猶為庶也不為長子斬尊先祖之正體不二其統也言不繼祖禰則長子不必五世

孔氏曰庶適俱是人子並宜供養而適子烝嘗庶子獨不祭者正是推本崇適明有所宗故云明其宗也此言庶子則是父庶父庶即不得祭父何假言祖故鄭云禰則不祭也然而不祭祖者謂適士得立二廟自禰及祖宗子得立祖廟祭之祖庶雖俱為適士得

立禰廟不得立祖廟祭之也鄭註正體謂祖之適也下正謂禰之適也雖正為禰適而於祖猶為庶故禰適謂之為庶也五宗悉然不為長子斬亦尊宗之義喪服為長子斬此明父是庶子故不得為長子斬互相明也然父適二世承重則得為長子三年故鄭註云不必五世也禮有適子者無適孫雖是祖正若父猶在則已未成適則不得重長必是父没後者故云為父後者然後為長子三年也然已身雖是祖庶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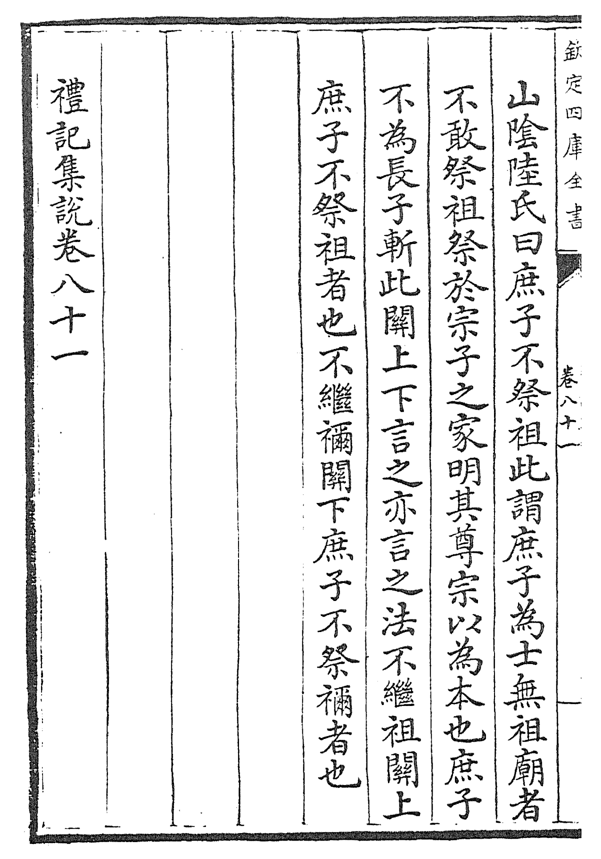
是父適則應立廟立廟則已長子傳重當祭而不為斬者以是祖庶厭降故不敢服斬且死者其父見在父自供養然禮為後者有四條皆不為斬有體而不正庶子為後是也有正而不體適孫為後是也有傳重而非正體庶孫為後是也有正體而不傳重適子有廢疾不立是也四者皆期悉不得斬也惟正體又傳重者乃極服耳

賈氏曰適妻所生皆名適子第一子死則取適妻所

生第二子者立之亦名長子若言適子惟據第一者若云長子通立適以長故也儀禮疏

橫渠張氏曰此以服言不以祭言故又發此條

嚴陵方氏曰適士二廟則有祖廟矣官師一廟則有禰廟而已此言庶子不祭祖者言適士家也下言庶子不祭禰者言官師之家也夫立宗所以重本適子本也庶子支也其不祭也雖祖之不同至於明其宗之義則一而已其曰不祭祖則禰容祭之矣



山陰陸氏曰庶子不祭祖此謂庶子為士無祖廟者不敢祭祖祭於宗子之家明其尊宗以為本也庶子不為長子斬此闕上下言之亦言之法不繼祖闕上庶子不祭祖者也不繼禰闕下庶子不祭禰者也

禮記集說卷八十一